

梁羽生著

游劍江湖

(二)



香港偉文書店出版

目次

十六 心事迷茫……………三

十七 道上相逢……………四三

十八 泰山之會……………六一



忽聽得有人讚道：「好劍法！好詞！」雲紫蘿抬頭看時，只見一個短髮如戟的黃衫客已是站在她的面前。



十六、心事迷茫

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峯青苦，商畧黃昏雨。

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凭欄懷古，殘柳參差舞。

——姜白石

雲紫蘿不禁心中苦笑，想道：「原來她說的是繆長風。不錯，這個人的確是豪氣干雲，人中俊傑。但他再好，我也決不會嫁給他的。莫說我的丈夫還在人間，即使楊牧死了，我的心亦已另有所屬。」當然這些話她是不能和姨母說的。

蕭夫人見她默不作聲，以爲她有點動心，繼續說道：「剛才你笑我大發議論，其實這乃是我拾人牙慧，本來是繆長風說的，有一天邵叔度問他，何以年已四十，尚未娶妻；他說娶妻並非只是爲了傳宗接代，一定得要合意才行。當時我也在座，我就問他打趣：要怎樣的人才合你的心意？東不成，西不就，假如到你老了，再找到合意的人，那時只怕人家的姑娘，也不肯嫁給你了。他說：我也不是眼角太高，說來很是尋常，我要她有女性的溫柔，內心復有鬚眉的豪氣。邵叔度笑道：還說尋常，像這樣的閨女，我活

了這一大把年紀，還沒見過。他說若有這樣的人，就是寡婦又有何妨，何須定要黃花閨女？跟着他就發了剛才我和你說的那一套議論。說了之後，又再嘆道：姻緣姻緣，講的恐怕還是一個緣字。我若無緣碰上一個我真正能夠喜歡的人，今生我是寧願不娶的了。

「紫蘿，剛才你和我談及仙兒和鶴年這孩子的事情，你會說過讓他們隨緣遇合的話，我就覺得你和他的見解頗有暗合之處，而你也正就是他所要找的人！」

「倘若換是別人，我決不敢爲你做媒，但是繆長風就不同了。他是言行如一的人，他說過那樣的話，我敢担保他歡喜了你，就決不會嫌棄你是有了孩子的母親。」

雲紫蘿心裏想道：「楊牧也何嘗不是知道我有孩子還要我的，我嫁了他却從未得到快樂。如今我又不是受情勢所逼，我可以名正言順的把孩子養下來，沒來由何苦自招煩惱？」於是淡淡說道：「多謝姨媽好意，無奈甥女已是心如止水，并不揚波！」

蕭夫人見她態度冷淡，嘆口氣道：「好，那就當我沒有說過這些話吧。」

果然從此之後，雲紫蘿的姨母就沒有和她再提繆長風了。不知不覺過了七日，邵叔度還未回來。這一天早上，雲紫蘿起得早，獨自無聊，走到梅林散心。梅花正在盛開，放目梅林，只見紅滿枝頭，花光似海。雲紫蘿心中的鬱悶登時消散許多，想道：「我已有好多天沒練過劍法了，爹爹所傳的那三招劍法，自從那次用它打敗了點蒼雙煞之後，

我似乎悟出了一些變化，却也沒有試過，正好借這盛開的梅花，練練我的新招。」當下就在梅林展開劍法，使到疾處，輕輕的飛身一掠，削下了一朵梅花。

梅枝輕輕一顫，除掉那朵梅花落下之外，還有兩片樹葉跟着落下來。雲紫蘿搖了搖頭，心裏想道：「我的劍法還是未曾學得到家。」

原來她家傳的躡雲劍法，最講究的就是「輕靈」二字。中原各大門派的劍法，都有獨到之處，但若論到輕靈翔動，却要推躡雲劍法第一。尤其她父親晚年所創這三招劍法，變化雖然繁複奇奧，但却一氣呵成，更是深得輕靈翔動之妙。

這三招劍法倘若練到爐火純青之境，可以在繁花密綴的枝頭，隨意削下一片花瓣，枝不搖，葉不落，同一朵花的另一片花瓣也決不會受到損傷。如今雲紫蘿削下了一朵梅花，却連帶觸落了兩片樹葉，離開爐火純青之境，自是還有相當遠了。

雲紫蘿凝神靜氣，把得失置之腦後，靈台一片清明，意與神合，神與劍合，將參悟了的劍法重新施展，到了最後，終於隨心所欲，削下了三朵梅花，枝葉毫不搖動。

雲紫蘿滿懷歡悅，但低頭一看，只見遍地梅花，殘紅混染污泥，餘香隨風飄散，心中歡悅之情，不禁化為烏有。「爲了練這劍法，糟蹋了如許梅花，此舉何殊焚琴煮鶴？」她本來是最愛梅花的，嘆息之餘，突然連想到自己的身世，與這沾泥墮濁的梅

花，難道沒有相同之處？想到此處，不禁更是悲從中來，難以斷絕。

小時候讀過的一首詠梅花的詞忽地湧上心頭，這首詞是南宋詩人陸游所作的「卜算子」，詞道：「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

爭春，一任羣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本來陸游的這首詞是以梅花的高風亮節自況的，但此際雲紫蘿却是將眼前「零落成泥碾作塵」的梅花，和自己平生的不幸連想在一起了。想到丈夫死別生離，意中人後會難期，而姨母還要爲自己做媒，禁不住心中苦笑。眼前雖是麗日晴天，心中却是雨絲風片的黃昏，翹首雲天，有家歸不得，她感到了自己就像是「驛外斷橋邊，寂寞無主開」的梅花一樣。

心頭悵觸，情難自己，不知不覺，就把在心中默唸的這一詞，從口中唸了出來。

忽聽得有人讚道：「好劍法！好詞！」

雲紫蘿驟吃一驚，嚇得幾乎跳了起來，抬頭看時，只見一個短鬚如戟的黃衫客已是站在她的面前。

這個黃衫客正是繆長風。

雲紫蘿不禁面紅過耳，就好像是在無意之中突然給人窺破了心底秘密的少女一樣。

繆長風施了一禮，說道：「我本來不該偷看姑娘的劍術，只是姑娘的劍法委實太過精妙，我經過此地，看了一眼，就禁不住自己不看下去了。」

雲紫蘿檢柁還禮，說道：「繆先生過獎了，我這幾手見不得人的劍法，在繆先生面前施展，只怕當真是班門弄斧，貽笑大方呢。」

繆長風怔了一怔，說道：「請恕唐突，敢問姑娘高姓大名。我們以前好像沒有見過？」心裏有點奇怪，不知雲紫蘿何以會知道他的姓名。

雲紫蘿說道：「小姓雲，賤字紫蘿。蕭夫人是我的姨母，我來了才不過幾天。」

繆長風笑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前幾天剛剛來過，卻沒有見着姑娘。」

雲紫蘿說道：「我聽得姨母說過，聽說繆先生是和陳大俠陳天宇的二公子一同來的。」

繆長風道：「不錯，但這次我却是爲了自己的事情來的，陳二公子另有事情，他可不能陪我再來做邵家的客人了。」

雲紫蘿道：「邵老伯剛好是在我來的第二天離家，他說要到陳大俠家裏回拜，你們沒有見着嗎？」

繆長風道：「是嗎，這麼說我倒是在和邵叔度錯過了見面的機會了。」

接着說道：「邵叔度不在家，我見令姨母也是一樣。不知雲姑娘還要不要再練劍法？」

雲紫蘿說道：「我陪繆先生去見姨母吧。」

兩人走出梅林，繆長風忽道：「我與姑娘初會，有句話不知該不該問？」

雲紫蘿心裏有點納罕：「不知他要問我什麼？」她本來是個端莊洒脫兼有之的俠女，不是小家氣的姑娘可比，當下也就落落大方的說道：「繆先生請說。」

繆長風道：「姑娘的躡雲劍法輕靈翔動，有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但和陸游那首詠梅花的詞，却似乎並不相襯？」話中之意，即是要問雲紫蘿何以在練了如此洒脫的劍法之後，却會吟出那樣幽怨的一首詞來？

雲紫蘿淡淡說道：「沒什麼，我不過因見梅花零落，墜澗沾泥，偶而想起了這首詞吧了。」

繆長風笑：「我素來是胡亂說話的，請姑娘不要見怪。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時一個人也難免忽生感觸，無端惆悵的。但多愁善感，却似乎不是我輩所宜。尤其是在這西洞庭山，放眼一看，就可以看見煙波浩淼的太湖，我們的胸襟是應該更加寬廣了。嗯，我胡說一通，姑娘不會怪我交淺言深吧？」

一個初相識的男子和她說這樣的話，確實可算得是交淺言深。雲紫蘿心裏想道：「這個人做朋友倒是不錯。」當下笑道：「我自問還不是個太過工愁善感的女子，但繆先生的金玉良言，我還是要感謝的。」

繆長風哈哈一笑，說道：「或許是我浪迹江湖，已經慣了。縱使是有天大的煩惱，轉眼間我也就會忘了。比如就說那些零落的梅花吧，我見了却想起了另外的兩句詩來。」

雲紫蘿給他引起了興趣，不覺就問他道：「是那兩句？」

繆長風道：「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想起了這兩句詩，我就不會爲梅花傷感了。」

雲紫蘿心裏嘆了口氣，想道：「我若是能夠像他這樣洒脱，到是可以免掉許多煩惱。」

二人言語投機，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是回到雲紫蘿姨母的家中。

蕭夫人看見雲紫蘿帶了繆長風來到，又是詫異，又是歡喜，說道：「什麼風把你又吹來了？嗯，你已經認識了我的甥女，那就用不着我再給你們介紹了。」

坐定之後，繆長風說道：「我是爲了打聽一件事情來的。」

蕭夫人是個急性子的人，說道：「且慢，我也要向你打聽一件事情。你是從陳家來的吧？」

繆長風道：「不錯。陳天宇和陳光世兩父子要到泰山去參加一個什麼扶桑派在中原重建的典禮，所以那位陳二公子不能來了。」

蕭夫人道：「我問的不是陳二公子，我想問的是邵叔度有沒有到過陳家？」

繆長風道：「我不知道。我沒有見着他。」

蕭夫人道：「你是什麼時候離開陳家的。」

繆長風道：「三天之前。」

蕭夫人不覺有點擔憂，說道：「邵叔度離家已有七日，按說他兩天就可以到達陳家的，但你卻沒有見着他，他到了那裏呢？」

繆長風笑道：「邵叔度本領高強，江湖經驗又是極之豐富，你還怕他會失了嗎？我想或許他也是赴泰山之會去了。聽說扶桑派的掌門人牟宗濤，這次要在中原開宗立派，光大門戶，是以大張旗鼓，遍邀江湖上的成名人物。邵叔度雖然沒有接到請帖，那是因為牟宗濤不知道他的住址之故。老邵想是聽得這個消息，想去見一班平時難以見到的朋友。他料想牟宗濤是決不會嫌他不請自來的。」

蕭夫人心裏想道：「不錯，叔度赴泰山之會，要打聽兒子的下落，自是比只去陳家打聽，更爲方便了。」當下笑道：「那你又爲什麼不去？」

繆長風笑道：「我本來是想去的，就因爲要到你這裏打聽一件事情，以至不能趁這熱鬧了。」

蕭夫人心裏已然明白了，「想必他是要打聽連甘沛那件事情。」心念未已，果然便聽得繆長風接下去說道：「蕭大嫂，我走了之後，可曾有一個姓連的人到過這裏找我？」

蕭夫人道：「不錯，是有一個叫做連甘沛的人跑到這兒撒野。他不自量力，竟敢向我們討人。大概是你的仇家吧？」

繆長風道：「後來怎樣？」

蕭夫人笑道：「你應該多謝我的甥女，是紫蘿她幫你把這個姓連的打發了。嘿，這人敢來和你作對，我以爲他的本領定然十分了得，誰知紫蘿一出手，就叫他不能不揞着尾巴逃走，不過話說回來，這人的本領雖然不是十分了得，也可算是相當不錯的。若不是紫蘿使出了躡雲劍法，只怕還當真不容易將他打發呢。」

雲紫蘿有點不好意思，說道：「這人雙筆點穴的功夫確是十分了得，我好不容易才

微幸勝了一招，結果還是邵伯伯和姨媽將他趕跑的。」

繆長風道：「想不到却給你們惹了麻煩了。你們知不知道這個姓連的來歷？」

蕭夫人道：「大不了是『驚神筆』連家的人，我雖然是女流之輩，本事低微，也還不至於就怕了連家。」

繆長風道：「蕭大嫂，你是女中豪傑，即使連甘沛的叔叔，那個當年曾與金逐流厲南星爭勝的連城虎武功未廢，也未必是你的對手。不過，咱們害怕的不是連家——」

蕭夫人道：「那又是誰？」

繆長風道：「據我所知，連甘沛已經投在御林軍統領北官望門下。」

蕭夫人吃了一驚，說道：「你是說他已經做了清廷鷹犬？」心裏想道：「這倒給邵叔度猜中了。」

繆長風道：「不錯，但他是爲清廷暗中出力，江湖上一般人還是不知道的。像他這樣的武林敗類還有好幾個呢，在江湖上突然消聲匿跡了的那個石朝璣也是其中之一。」蕭夫人人口裏說是不怕，心裏其實却是有點顧慮的。要知得罪了御林軍的人，是隨時可能給加上反叛的罪名，招至滅門之禍的。不錯，蕭夫人雖然是同情反清的人物，但她還不願意捲入漩渦。心裏暗自想道：「我還有夫仇未報，若然變了『欽犯』，這個麻煩

倒真是不小了。」

繆長風道：「蕭大嫂，我真是過意不去，連累了你們。唉，這個地方，恐怕你們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蕭夫人畢竟是個女中豪傑，雖然有所顧慮，隨即就想道：「事已如斯，怕又有什麼用？」如此一想，豪氣陡生，笑道：「反正我也是四海爲家慣了的。不過，繆大哥，我倒還未知你也是義軍中人呢！」

繆長風笑道：「義軍中的人物，我例是認識一些；說道加盟義軍，做個頭目，那我卻還不配呢！」雲紫蘿道：「繆先生客氣了。」繆長風道：「不是客氣，我是匹不受羈勒的野馬，即使我想參加義軍，只怕他們也不敢要我呢。」說罷哈哈大笑。

蕭夫人道：「然則連甘沛這厮又何以要來捉你，難道竟是私怨嗎？」

繆長風道：「私怨也有一點，却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大約是五年前，有一天我經過連家莊，恰巧碰上他和一個農夫爭路。那時他的驚神筆法大概還沒有練成，也還沒有投入北宮望的門下。」

「他和那個農夫各自一方行來，在一條獨木橋上迎面碰上了。農夫是挑着兩桶大糞的，自是不便在獨木橋上倒退回去。他又不肯相讓。」

「爭持不下，吵了起來，俗語說得好，相罵無好口，那農夫自是不免說了幾句粗話。連甘沛就發起怒來，冷笑說道：『好，你不肯讓路，那你就站在這裏吧！』摺扇輕輕一點，點了那農夫的穴道，又再慢斯條理的說道：『好啦，你喜歡站多久就站多久，除非你向我求饒，求我放你，否則你是休想再走的了，誰也救不了你！』說罷，這才一擡長衫，翩如飛鳥般從那農夫頭頂飛過。」

「我惱他欺侮鄉下人，口氣又太狂妄，遂決意將他戲耍戲耍。當他以『黃鵠冲霄』的輕功身法掠過那農夫的頭頂之際，我把兩顆石子投入糞桶之中，他那件潔白的長衫登時給糞汁濺污。」

「這一下他當然勃然大怒了，氣冲冲向我跑來，可是他終於不敢發作。」

雲紫蘿聽得有趣，笑道：「雖然惡作劇，但用惡作劇來懲戒惡徒，却正是最妙不過。那厮爲什麼又不敢發作呢？」

繆長風道：「我接着擲出一顆石子，把他的獨門點穴手法解開，那農夫突然能夠走動，莫名其妙，以爲是受了他的邪法作弄，而這邪法却給過路的神靈解了，於是一路罵不絕口的挑着兩桶大糞回家。」

「連甘沛見我破了他的獨門點穴手法，登時不敢發作，請問我的姓名。我這才和他

說道，我不是有意和你爲難，只因你說你的點穴功夫無人能解，我這才試試而已。連甘沛大概也知道江湖上有我這麼一個人，聽了我的名字之後，一言不發，就回去了。」

蕭夫人道：「小人鼾睡必報，他吃了這樣一個啞虧，自是難怪要懷恨在心的了。不過聽說連家的點穴功夫，乃是武林一絕，不傳之秘，你却是怎麼會解的呢？」

繆長風道：「連家的驚神筆法決非浪得虛名，不過要兩人同使，使出四筆點八脈的功夫，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連甘沛一來是驚神筆法還沒練成，二來只是一個人，點的又非隱穴，我才能夠破解。若然真正交手，碰上了四筆點八脈的功夫，只怕我也是只能防禦，不敢讓他們點中的了。」

蕭夫人笑道：「雖然如此，但你破得連家的獨門點穴手法，你這武學的廣博，已經是足以令人深深佩服的了。」

繆長風道：「蕭大嫂，多謝你給我臉上貼金，好在我的臉皮厚，否則可真要給你說得臉紅了。」他却不知蕭夫人是有意在雲紫蘿面前誇讚他的。

雲紫蘿說道：「但他那天來勢洶洶，若然只是爲了這樣一件小事，恐怕不會如此。」

繆長風道：「不錯，他當然不僅是爲了這件小事。他如今已是北宮望的手下，在御